



窮理致知

讀《來自石器時代的女孩》

：出入日出前後的對照經驗

● 方中士*

導演林正盛的紀錄片〈海洋練習曲〉，跟拍蘭嶼達悟人，從伐樹、造舟、下水到划舟遠航、到臺灣淡水碼頭的過程，令遭受 21 世紀科技文明所帶來負面代價的我們，感動不已，讓我們能藉此略窺先文字文明，自有來自敬天畏神的力量，稍能理解南島語族如何能在茫茫大海上遷徙的勇氣源頭。

2011 年六月底到七月上旬，蘭嶼東清部落再造一艘十八人的超大拼版舟，再次以人力划舟方式橫越黑潮，繞過恒春半島，一路北上，造訪臺灣西海岸各大海港城鎮。好似有志一同般的，五月分，另有一日本人類學者的團隊，以人力划風帆雙翼舟，由印尼經菲律賓呂宋島、台灣蘭嶼到日本石垣島，藉以印證日本民族另有南來之說。在現代科技從旁協助與確保安全下，這些不辭艱辛，體驗石器時代先民文明軌跡的嚐試，除了學術研究的價值外，其中是不是有一種神祕異文化的召喚？是不是在固化的現代文明思維縫隙中，有著想一探人類渾沌未明前的心理？這種回溯來時路的深層意識，是不是《曠野的聲音》（馬洛摩根，智庫，1999）感動讀者的深層原因呢？到二十一世紀的今日，我們該如何看待因輸送毒品、盜伐林木、淘金採礦而被逼出雨林的最後原始部落？

在人們普遍失去與自然對話能力的當代，因破裂心靈對萬物一體心靈的深沉渴望，人們難免會對已融入當代科技文明的原住民文化，有不切實際的想像？把蒙昧野蠻

* 方中士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的史前部落生活，美化為祥和寧靜的田園，只看到禁錮於恐懼與黑暗心靈，看成宗教精神的起源，忽略了當代的科技文明是由石器文明一路演進而來的事實。

《來自石器時代的女孩》（莎賓娜·庫德勒著，劉齊生譯，野人文化出版社，2005年）的暢銷，頗能反映當代人緬懷失落的原始心靈的心理。作者於1970年代，隨傳播基督福音的語言學者父親到新幾內亞島的西巴布亞，與一個剛被發現還過著石器時代生活的原始部落生活了八年之久，雖然與歐洲的現代文明仍有聯繫，但這樣出入兩個世界，體會兩種文明的特殊生命經驗，使作者能於深層價值觀與自我心靈的衝突上，有不同於人類學家的體察。

此書的價值，不僅在作者提供個人原始部落的生活細節，讓讀者見識到在文明世界難以想像的生活畫面：那熱帶叢林上瑰麗的夕照彩霞、冉冉升起的壯觀濃霧、蜿蜒深入叢林的河流。但更具價值的是，提供反省當前科技文明弊端的人，避免陷入把原住民文化過度美化的迷思，而如實記錄：這個可能是地球上最後的石器時代文明的法虞部落，可不只是和諧寧靜的過著狩獵與採集的素樸生活，也不只是唱著天籟般的樂曲，創造出令現代文明人驚艷的各種手工藝術品；他們在未與來自歐洲白人接觸前，是過著血仇報復和在各種疾病折磨中，渡過短暫一生的現實。

法虞部落在艱難的生存壓力下，有著極為嚴密的集體行動文化，讓個人主體意識無法發展。為維護與提升部落的戰鬥能力，成年男人享有全面支配部落資產的權力，女人與小孩是其可支配的財產，搶婚和一夫多妻制，不只是適應環境的習俗而已，這習俗不但難產生平等觀念和人道尊嚴，更會深入人心，成為牢不可破的意識牢結，絕對不是現代人所能接受的，更不用說那形成鬼神魔咒的死亡威脅，在血仇報復的循環中，為了生存，殘暴血腥到把人陷溺進臭污的泥淖裡，在幼兒面前殺死其父母，砍掉他們的頭顱，甚至是在他們死前凌遲他們的生命，好使人時時刻刻活在恐懼陰影中，也使人無法滋生出高貴的人性，諸如互信、互愛、公正、寬恕，乃至追求知識和良善聖潔等更美好的人性的提昇。對已累積出各種生存技能的人類學研究者而言，這是不可迴避的問題。

當代科技文明當然有嚴重的問題，但對照這法虞部落，設想那裡的低平均壽命、超乎現代人想像的高新生嬰兒死亡率，和各種令現代人難以忍受的病痛、污穢、混亂



、單調，想想牙齒脫落、全身皮癬、感染化膿、瘧疾霍亂和酷熱夜晚裡可怕蚊蟲叮咬的生活吧！

在未進入除魅理性文明前的黑暗蠻荒叢林裡，人類須先得有個人意識的覺醒，然後，是理性對約制人心的習俗和鬼神力量的質疑，千辛萬苦的走出理性文明路，匯聚全人類幾千年的努力，造就了這可能毀滅自己但也讓人活出尊嚴的現代文明。這之間絕非對立的兩極，但也有取此捨彼的兩難，試想，視萬物有靈的泛靈觀，使他們敬神畏鬼害怕咀咒，以猙獰的面貌和最殘忍的手段對付敵人，除不斷的相互報仇外，泛靈觀除提供人與自然萬物一體的和諧關係，是否也能當作探索物質宇宙真理的理性推理基礎呢？這是此書作者回到歐洲後，難以適應的內在衝突的真正由來。

作者並沒能完全擺脫她歐洲文明人的身分，她畢竟只是此部落的觀察者，她雖不是觀光客般蜻蜓點水似的遊覽部落，但可還不是其真正的成員，她只是因看到她欣賞的美好層面，而為我們提供了出入並理解兩個文明的參照，讓身處現代科技文明，享受理性科學成果的人們，思考如何同時擁有原始部落文化心靈。而或許這也是我們在原住民的種種形貌與祭儀裡，想找的深層感動吧？

